

# 美國雷根總統對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 發展外交關係之關鍵作用分析

陳建源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博士

## 摘 要

自從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尼克森訪問北平接著又是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連串國際情勢轉變的衝擊影響，使得許多友邦紛紛與中華民國中止邦交。至 1979 年初，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者僅剩下 20 幾個國家，其中拉丁美洲佔 12 國。若此少數國家亦因美國影響而轉向北平，則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將更形孤立。幸賴雷根總統個人所具有的強烈反共立場，改變了此孤立的趨勢，而藉由美國的合作及其協助，增進了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

美國在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1981 年雷根政府採取堅定的反共立場，中華民國與美國雷根政府合作反共，由美國提供各種物質援助，而由中華民國提供反共經驗與政治作戰訓練，共同在拉丁美洲打擊共產主義，維護美國後院的安全。對中華民國而言，與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除了突破外交困境之外，更讓自己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成為美國的反共盟友，這段歷史，在中華民國發展外交關係的過程中，應該是值得被紀念的。

**關鍵詞：**中華民國、拉丁美洲、外交關係、美國、雷根總統、冷戰

# **The Critical Role of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amo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lliances**

Jen-Yuan Chen

Ph.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Abstract**

Since the withdr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drew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1, the Nixon's visiting to Peking in 1972, and followed by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ose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ade many alliances to server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1979, there were merely over 20 nations to mainta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12 nations were in Latin America. If those Latin America alliances were affe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Peking authori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be much isol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tunately, the strong anti-communism stan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changed such isolated situation. By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ssistance, it enhanc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amo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lliances.

The United Stat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oreign relations amo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lliances. In 1981, due to the firm anti-communist stance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operated with the U.S. Reagan administration against communism. By the material assistances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communism experiences with political warfare training provid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se two nations jointly combat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which protected the safety of the American backyard.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among Latin America alliances not only broke diplomatic predicament, but also own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its anti-communism ally.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 commemorated.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tin America,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The Cold War**

## 壹、前言

自從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尼克森訪問北平接著又是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連串國際情勢轉變的衝擊影響，使得許多友邦紛紛與中華民國中止邦交。1978 年 12 月 16 日清晨，美國卡特政府通知我國政府，表示美國已決定於 1979 年元旦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中止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邦交，僅保留文化與商務等民間的交往活動。至 1979 年初，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者僅剩下 20 幾個國家，其中拉丁美洲佔 12 國。若此少數國家亦因美國影響而轉向北平，則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將更形孤立。幸賴雷根總統個人所具有的強烈反共立場，改變了此孤立的趨勢，而藉由美國的合作及其協助，增進了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美國在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本研究首先將探討拉丁美洲國家當時在我國外交上的重要性，並就美國雷根總統時期在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的角色加以分析。

## 貳、拉丁美洲國家對我國外交的重要性

拉丁美洲與我國遙隔太平洋，由於當地的語言非屬英語體系而為西班牙、葡萄牙語，更由於當地非屬已開發地區而為開發中地區，對於我國一般人來說，自不盡如對北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那麼深切瞭解。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固然不足；我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經濟關係，也不顯著。然而，他們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卻超越了現實利害。自從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以後，在 20 多年中，有關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拉丁美洲 24 個國家，始終是支持中華民國的。甚至在 1971 年 10 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尚有 15 個拉丁美洲國家，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外交關係。

### 一、中華民國的外交困境

1971 年 4 月 7 日，我國當時的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奉召赴日月潭見蔣中正（錢復，2005）。蔣中正對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明白指示勿需過度介意，萬一中共被接受加入聯合國，我國宜停止出席，並聲明中共為聯合國宣布的侵略者，依《聯合國憲章》，我國的地位不容更動（錢復，2005）。蔣中正隨即在 1971 年 6 月 15 日主持國家安全會議的講話中，發表一篇題為〈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的演說，文中提到：「在今年這一年中，將不知有多少的困難、危險

和痛苦橫在前面，要來考驗我們，試煉我們，等著大家如何一一去衝破，一一去克服！」（張其昀，1984）。

## 二、反共意識型態的結盟

中華民國雖然處於極度惡劣的外交困境中，但是我國絕對不能放棄反共的立場，因為反共的意識型態是我國賴以生存的命脈，如果喪失了反共的立場，亦即中華民國賴以生存的意識型態，中華民國可能就無法存活至今了。但是，在堅持反共的立場下，如何突破外交困境呢？我國突破外交困境的方法，就是與拉丁美洲的軍人政權，透過分享反共經驗，結合成軍事政權反共聯盟，以鞏固邦交，突破外交困境。

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謝然之在 1972 年 9 月 18 日的報告中提及，當時薩政府敦請卸任總統桑傑士（Sanchez）將軍以特使身份來台慶賀雙十國慶，預定於 10 月 5 日抵華，呈遞國書並贈勳給嚴家淦與蔣經國，以敦睦兩國邦交（國史館，1972）。我國外交部也已經安排日程予以接待。桑傑士於 1972 年 3 月政變時，曾為左傾軍官所劫持，但他寧死不屈，堅決護憲，終能救平叛亂，安然脫險。經過情形與我國的西安事變頗相類似，可視為中美洲反共陣線之一大勝利。桑傑士因薩國憲法限制總統任期為 5 年，不得連選連任，乃於 1972 年底交接給新任總統莫里那（Molina）。

桑傑士在任內始終堅決支持中華民國的反共國策，任滿前並派總統當選人莫里那訪華，惜因政變折回。桑傑士告訴謝然之，他一向崇敬蔣中正，桑傑士如能親自來華訪問致賀，亦為實現其生平一大願望。謝然之認為在當時國際姑息氣氛猖狂之際，拉丁美洲友邦之中能堅持反共立場者，多為軍人執政。謝然之曾經多次與拉丁美洲友邦各國政要交換當時的局勢與意見，咸認爭取優秀青年軍官來台深造，溝通反共戰略思想與接受鎮暴及反游擊戰術訓練，足以鞏固拉丁美洲友邦各國政局並增進彼我邦交，謝然之曾將此項建議呈報外交部轉請國防部長陳大慶考慮，建議在軍校之中，設置特別班，吸引外國反共青年軍官來台訪問參觀，以為初步實施方案。

從謝然之大使的報告中可以發現，招訓拉丁美洲優秀軍官，以溝通反共戰略思想與接受鎮暴及反游擊戰術訓練，這種結合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以突破外交困境的建議，是一種足以鞏固拉丁美洲政局並增進彼我邦交的方法。可見當時我國已經發現了要採取新的作法以突破外交困境，亦即將我國的外交戰場轉向拉丁美洲，為了突破外交困境，要發揮全面外交的統合戰力，其中，尤以軍事外交的效果最為顯著。

### 三、維護美國後院的安全

1973年7月24日駐薩爾瓦多大使謝然之致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函報告拉丁美洲情勢中提及，莫里那總統於1972年就職後，曾請前任總統桑傑士以特使身份專程祝賀我國國慶，1973年3月復派國防部長羅美洛（Romero）訪華，目的在於促進兩國軍方之合作，當時內政部長馬丁納斯（Martinez）應邀來訪，則為考察我國土地改革與社會建設之成就以為借鑑（國史館，1973）。馬氏思想堅決反共，曾任薩國軍官學校校長多年，在軍中頗具影響力，故極為莫里那總統所倚重，根據薩國報界的推測，馬丁納斯當時亦為下屆總統最具聲望之候選人。請經國先生能予以約見，這將有助於兩國邦交之加強，而薩外長波格諾伏（Bogoronovo）亦將於9月下旬經日本訪華與外交部長沈昌煥交換拉丁美洲情勢之意見。

此外，當時薩國已決定派遣優秀軍官3名來台研習政治心理作戰，以加強防共防諜措施。謝然之大使認為，遠朋班的訓練對拉丁美洲必能產生深遠的影響，使拉丁美洲地區逐漸形成反共力量，以與中華民國遙相呼應（國史館，1973）。謝然之大使鑑於拉丁美洲多為軍人執政，曾多次建議加強相互訪問，交換軍官訓練，鞏固拉丁美洲友邦各國軍中反共力量，則共黨絕難滲透，而對美國亦可發生穩定作用。而且，從謝然之大使的報告中亦可以印證，雖然當時美國背棄了中華民國，但我國並未放棄美國這位自由世界的盟友，中華民國憑著對共產主義的瞭解，相信美國終將認清共產主義的真面目，從尼克森的姑息主義中覺醒。所以遠朋班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已經把維護美國後院的安全計算在內，並終於在雷根政府時期，印證了遠朋班忍辱負重的使命，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

自此，中華民國政府積極拓展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在中華民國面臨退出聯合國的外交困境之下，政府高層、外交部、國防部及各部會都在苦思，如何運用國家所有的力量突破外交困境，為中華民國求生存而努力。

#### 四、拉丁美洲國家對我國外交的重要性

行政院孫運璿院長於 1977 年前往拉丁美洲訪問，回到台北後，對於訪問期間和 3 國所獲致的協議相當重視，他特別指示行政院對外工作會報要強調拉丁美洲是我國外交上的重要據點。1981 年 11 月 23 日使節會議在哥斯大黎加首都聖約瑟郊區的卡利阿瑞旅館舉行，參加人員有駐拉丁美洲地區 11 位大使及 5 位代表，另外還有國家安全局、國防部、經濟部、僑委會、新聞局以及駐拉丁美洲農技團的代表各 1 人列席會議。如此龐大的與會者和過去 3 次使節會議不同。這次會議前後 2 天半時間，根據錢復的回憶，參與會議的人員多表示，當時拉丁美洲在我國外交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錢復，2005）。

在我國國際關係上，拉丁美洲國家多數和我國維持友好邦交，在國際外交問題上和我國站在同一立場。即使我國退出聯合國，官式外交上處於逆境之際，拉丁美洲國家仍然基於反共道義，極少更易其對我國態度，而且各國朝野人士來我國訪問者，更絡繹不絕，充分顯示出拉丁美洲友人對我國友誼的誠摯與珍貴。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面臨外交困境之時，我國駐外使節紛紛強調拉丁美洲在我國外交上的重要性，其中，又以軍事外交最具效果。於是，我國對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實施密集地外交作為，以穩固邦交及突破外交困境，直到美國雷根政府時期放棄「尼克森主義」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姑息主義，改採堅定的反共立場，中華民國經由協助維護美國後院的安全，成為美國的反共盟友，共同在拉丁美洲合作對抗共產主義，才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

#### 參、雷根時期的關鍵發展

在發現了拉丁美洲國家在我國外交上的重要性之後，中華民國對拉丁美洲國家展開了密集地出訪，因為當時拉丁美洲國家多為軍人執政，所以其中又以軍事外交效果最為顯著。而雷根總統在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筆者將從中華民國高層官員當時與外賓的談話資料中進行分析，以探討雷根總統在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外交關係中的關鍵作用。

## 一、美國的中美洲難題

1983年初錢復到華府工作時，當時正值美國政府為中美洲的問題在煩惱（錢復，2005）。雷根總統指派我國的好友，剛結束擔任聯邦參議員民主黨的史東（Richard B. Stone），擔任中美洲事務總統特使。錢復到華府後不到4天，史東就在家中邀錢復談他的新使命。錢復告訴他，中華民國和中美洲各國的關係相當密切，特別是我國的技術合作計畫能夠直達民間，獲得各國民眾的好感。例如薩爾瓦多雖然到處都有左派游擊隊，但是中華民國的農耕隊人員從未受到影響，因為當地民眾會先提供預警，要農耕隊員什麼時間不要外出走動。錢復也告訴史東中華民國和尼加拉瓜仍有外交關係，所以錢復在1983年1月20日要去尼國駐美大使館做到任拜會。史東聽了頗感驚訝，後來他曾在美國政府高層討論中美洲問題時，將錢復的談話加以引述。

1983年5月18日錢復和美國國防部主管政策次長伊克萊博士（Fred C. Ikle）談軍售問題，結束後他提到了美國政府內部當時對中美洲的狀況非常注意並感到困惑，當時薩爾瓦多軍方的飛機多待整修，美方無法協助，在美國政府內部討論時，曾有多人建議，由中華民國派員協助最為有效，並想瞭解中華民國的立場。錢復表示中華民國在中美洲的技術合作多在農業和輕工業方面，對於修護軍機的擬議要呈報政府請示。但我國國防部告知薩國軍機數量少、種類多，有若干機種我國並不熟悉，所以我國就同型機種，國防部可以協助的，由薩國派了6名軍官來台學習修護訓練長達18週（錢復，2005）。

1983年5月19日錢復和白宮國家安全助理克拉克法官（William P. Clark）會晤，克拉克提起中美洲的狀況急需中華民國給予協助，雙方談到中美兩國合作以協助各國經濟發展，俾改善民眾的生活水準與生活品質；中華民國提供人力和技術，美方提供經費。合作項目除了原有的農業與輕工業外，包括土地改革、職業訓練以及我國政戰學校的「遠朋班」心戰訓練。美方對於此一提議甚為滿意，爾後在邁阿密每年舉行的「援助拉丁美洲」高峰會議，都邀請中華民國組團參加（錢復，2005）。

1983年6月14日美國前駐華大使館副館長浦威廉（William Brown）當時由以色列調任國務院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茲（Paul D. Wolfowitz）的副手，亦即東亞及西太平洋司的副司長，他對中華民國極為友好。他在赴國務院任職前以教授身份至台北訪問，並與郝柏村長談。郝柏村表示，「就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而言，中華民國遠朋班的招訓工作以及對拉丁美洲政戰顧問組的援助，對於安定美國後門有積極的貢獻」。而中共在拉丁美洲則煽風點火，與美國的戰略利益背道而馳，

中華民國在西太平洋反制蘇聯海空勢力擴張，華美雙方在反蘇的戰略利益上是可靠而且一致的（郝柏村，2000）。

其實就國際現實主義而言，中華民國運用遠朋班招訓拉丁美洲各國的軍官，傳授反共經驗與政治作戰，若沒有美國的同意，是不可能持續這麼久的時間。而且當時拉丁美洲可以說是中華民國與中共在海外鬥爭的另一個戰場，因為就地緣政治的觀點而言，拉丁美洲位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地球另一邊，距離遙遠，並無明顯的商業利益可圖，共黨之所以會滲透拉丁美洲，除了拉丁美洲貧窮、落後，適合共產主義發展之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而中華民國多年來的反共經驗與政治作戰，正是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所需要的，所以，中華民國與美國雷根政府形成了秘密的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協助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美國の後院，也協助拉丁美洲各國反共與經濟發展，同時，也為自己爭取了外交生存的空間。

1983年6月20日美國共和黨總主席，雷根總統的摯友賴克紹參議員（Paul Laxalt）到錢復的官舍晚餐，曾和錢復談論中美洲問題（錢復，2005）。賴克紹說美國政府高層對如何處理中美洲的問題，意見有甚大的分歧，他很擔心，這些問題如果美國處理不當，將會有嚴重的後果，他想聽聽錢復的意見。

錢復認為美國必須能掌握全局，不使局勢更形惡化。因為一旦惡化，則蘇俄、古巴一定會利用中美洲地理上與美國毗鄰的位置，先向美國做滲透活動，再利用美國少數民族，如非裔、西裔移民，在美國製造事端，分化顛覆，使其能兵不血刃而赤化美國。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並非由於拉丁美洲各國本身的地理位置，而是由於拉丁美洲位於美國的後院，「說的更明白一點，應該說是美國因素才對」，但拉丁美洲各國可能並不清楚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因為中華民國在與拉丁美洲各國交往時都一再強調中華民國是真心誠意地在與拉丁美洲各國交往，這種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道義外交」也確實讓拉丁美洲友邦深受感動。

賴氏進而問錢復，美國是否可以派兵到中美洲一舉消滅游擊隊及左傾勢力？錢復說17年前詹森總統擬大舉進兵越南，曾派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副總統到中華民國向蔣中正請教，蔣中正表示不宜派兵，應由亞洲人自行負責戰爭，美國僅需提供武器裝備。中美洲情形與當年越南情形雖未盡相同，但上述原則仍可適用；美如確有能力一舉消滅共黨在中美洲的力量，且能獲得國內一致支持，自然不妨一試。但是此二條件當時並不存在。賴氏稱，他也不主張出兵，但應多提供武器、訓練；而美國政府也積極朝此方向努力（錢復，2005）。

## 二、美國國內政治的制肘



1983年8月18日在經國先生約見美國前太平洋總司令魏斯納上將(Admiral Maurice F. Weisner)，魏斯納表示，對當時拉丁美洲的問題，雷根總統採取以武力解決，並派兵至附近海域的作法(國史館，1983)。但此一作法遭到美國國內許多自由派的批評。自由派似乎希望拉丁美洲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遭到赤化。因此他特別就美國應如何解決拉丁美洲的問題請教經國先生。經國先生表示，當時拉丁美洲的問題，乃是蘇俄赫魯雪夫於1962年進兵古巴的後果。蘇俄的目的並不單在於赤化古巴，而在求整個拉丁美洲的赤化。並導致位於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情勢益形緊張，因此，經國先生認為，美國有必要採取軍事措施，以求先阻擋共黨勢力向此一地區的滲透。不過，根本解決之道，乃在於改善拉丁美洲的經濟及社會狀況。所以，經國先生認為，一方面要以武力阻擋共黨赤化的擴大，另一方面從事經濟的改善。

魏斯納也表示，不論以武力或協議，首先要設法阻止共黨將武器運入拉丁美洲(國史館，1983)。可是，在美國國內，不少人不同意此種看法，並因此而批評雷根總統。經國先生認為拉丁美洲不會成為第二個越南。美國在雷根總統的領導之下，一定可以解決拉丁美洲的問題。魏斯納也認為拉丁美洲不會成為第二個越南。因為，整個情況完全不同，地理環境也不同，拉丁美洲就在美國門口。可是，美國國內卻有不少人，以此批評雷根總統。他並希望雷根參加1984年的總統選舉，並再獲當選，如此，雷根總統即可繼續堅定執行其反共政策。

在美國歷任總統中，只有雷根總統曾公開指責共產主義。雷根的反共立場堅定。尤其對蘇俄的瞭解更為深刻。雷根的政策就是要強大當時較弱的美國傳統武力，以嚇阻蘇俄勢力的擴張。美國當時尤應注意的是，蘇俄正在設法分散美國的力量。蘇俄在拉丁美洲地區製造事端，就是企圖分散並消耗美國的力量。美國正面臨拉丁美洲的問題，但經國先生相信以雷根總統堅定之立場及美國當時之力量，必可解決這些問題。

雷根的反共立場堅定，但因受制於國內的政治情勢，不能直接以武力消滅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而且，這種意識型態的戰爭，也不是單純的軍事武力可以解決的，必須要靠全面的政治作戰才能發揮功效。而中華民國的適時支援，除了協助雷根政府得以在國內政治情勢的制肘中另闢蹊徑外，也得以採取除了直接使用軍事武力之外的另一種戰爭方式，那就是政治作戰。

### 三、中華民國的支持

1983年9月27日經國先生接見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並保證中華民國在中美洲無條件的支援反共奮鬥，全力配合美國在中美

洲的反共政策（郝柏村，2000）。丁大衛帶了美國總統雷根的口信表示，他全心全意維持我方的承諾，特別是《台灣關係法》所規定者。經國先生表示，「拉丁美洲是美國の後院，自從古巴赤化之後，拉丁美洲就受到威脅。因此中華民國辦了一個『遠朋班』，專門訓練拉丁美洲友邦軍、政官員」。經國先生認為拉丁美洲的反共鬥爭不能全靠武力，還要靠政治作戰，尤其是反共理論與思想方法的訓練。

經國先生認為，「在拉丁美洲這種戰場上，一支步槍也許勝過一門大砲」。雷根總統是反共先鋒，中華民國也有多年反共經驗，一定能了解這個道理。丁大衛提及，上次錢復向雷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法官（Judge William P. Clark）提及此事時他也在場，雷根總統很感謝經國先生的協助，「因為這正符合華府的國家利益」（國史館，1983）。

丁大衛向經國先生表示，遠朋班的訓練對拉丁美洲國家是有用的，尤其是中華民國在不張揚的情況下與各該國政府直接打交道，他們更易接受。從這段談話資料內容可以證明，「遠朋班」的成立背景和採取低姿態的、不公開的軍事外交方式，背後都獲得美國的支持。不論是從遠朋班的前身「越南政戰教官訓練班」，一直到轉向協助在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國家對抗共產主義的滲透，都有美國的支持。因為在冷戰期間，現實主義仍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思考方向，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之後面臨外交困境時，若沒有美國的支持，中華民國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郝柏村也在1983年10月3日與丁大衛及李潔明的談話中表示，中華民國對中美洲的政策將全力配合美方的希望，並且無條件的支援與協助防制中美洲赤化（郝柏村，2000）。中華民國這種無條件的支援反共鬥爭是全面的，除了傳授反共經驗與政治作戰，也提供國家發展經驗、經濟援助、農耕隊、文化與教育訓練等等，因為只有消除了共產主義發展的條件，使拉丁美洲國家脫離貧窮與落後，才能真正協助友邦發展。事實上，雖然拉丁美洲各國不一定知道中華民國與美國的秘密合作關係，但中華民國從未做過不利於拉丁美洲友邦的事，而這種無條件的支援，也獲得了拉丁美洲友邦堅定的支持。

#### 四、中華民國與雷根政府合作反共

1984年4月郝柏村在結束瓜地馬拉及巴拉圭的訪問後，隨即飛往美國，並於1984年5月4日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塔虎脫、次長克勞、錢復代表以及溫哈熊團長舉行座談（郝柏村，2000）。雙方人員對於當時拉丁美洲情勢、中華民國對拉丁美洲的遠朋班訓練成效以及對瓜地馬拉的支援交換意見。顯見當時中華民國遠朋班招訓、派遣政戰顧問團、直昇機修護小組，以及提供30步槍1萬枝給

瓜國民防自衛隊等事，都是在美國的默許下進行的（郝柏村，2000）。因為郝柏村緊接著於5月8日就到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凱西局長（William Casey）晤談（郝柏村，2000）。郝柏村向凱西局長報告有關於訪問拉丁美洲瓜地馬拉以及巴拉圭的情形，尤其是對於瓜地馬拉的援助。而凱西局長對於中華民國長年協助拉丁美洲防止共黨滲透顛覆的貢獻至表感激，並希望爾後能在這一方面繼續合作。郝柏村則強調中華民國對於拉丁美洲的支援是基於反共的整體觀念，也為美國後院的安全提供了協助。

接著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拉丁美洲處副處長向郝柏村簡報美國支援尼加拉瓜民主軍的情形。當時以宏都拉斯為基地之反桑定政權軍共1萬5千人，深入尼境西北山區，活動完全由美國中情局支援，並以E-47空運補給，當時正計畫於尼境內建立基地。尼加拉瓜東北邊境土著5千人反尼加拉瓜桑定政權，武力亦由美國中情局支持。尼加拉瓜東南邊境與哥斯大黎加交界有反桑定政權軍約1萬。以上3支武力均由中情局支持，中情局並報告在尼國港口布雷，以防止蘇俄及古巴運補武器。

可見美國中美洲政策以支援反桑定軍及早推翻尼國共黨政權為目標。郝柏村認為雷根如獲選連任後會採取更有效的行動，不顧國會及自由派的批評，推翻桑定政權，為全球反共情勢帶來重大轉變。郝柏村並於16日會見美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福雷上將（Admiral Sylvester R. Foley），郝柏村向福雷上將表示，「台灣的海空基地隨時為美軍提供服務」（郝柏村，2000）。

到了1985年初，雷根請求國會通過以一億美元款項援助尼國反抗軍，但是眾院在3月20日以極少票差予以否決。4月底錢復在雙橡園宴請中情局凱西局長，凱西對國會的作法甚為失望，認為爾後共黨將在美國後院更為囂張，凱西特別指出墨西哥的情況甚為嚴重，蘇俄與阿根廷勾結甚密，秘魯共黨勢力快速增長，都是十分值得顧慮的。錢復將中華民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各項技術合作計畫向凱西敘述。凱西說他很希望中美兩國能在中美洲加強合作（錢復，2005）。

1985年5月23日經國先生約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及內政部長克拉克先生（William Clark）、前白宮政治主任諾夫濟格先生（Franklin Nofziger），經國先生請克拉克轉告雷根總統（國史館，1985）。中華民國台灣的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對抗中共如此，而且在對抗蘇俄海軍在太平洋上擴張的勢力也是很重要的，中華民國在太平洋上的力量，不但能反制中共，而且也是美國的忠實盟友，在反抗蘇俄的戰略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克拉克特別感謝中華民國在過去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尼加拉瓜問題。經國先生表示，尼加拉瓜的問題不是獨立的問題，而是整個中美洲的問題，拉丁美洲的不安定，是從古巴開始的，這

是蘇俄插手拉丁美洲的既定政策。而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一向是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的。

談到尼加拉瓜，經國先生說：「如果雷根政府有什麼意見不方便講，可以經由我們，因為拉丁美洲國家與我們關係非常密切，有許多官員都到我國受過訓，我們有許多影響力，美國如果不方便出面，我們可以有所貢獻，美國做政策的人可以考慮這一點。」（國史館，1985）尼加拉瓜的情勢非常嚴重，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將會變成古巴第二。克拉克表示，蘇俄是想將尼加拉瓜當作進攻美國的前進基地，這點雷根總統是絕不會同意的，如果蘇俄在尼加拉瓜部署了新式的戰機的話，美國絕不會接受，一定會派兵去摧毀它。

美國在雷根政府時期，反共立場堅定，並提供武器與訓練協助拉丁美洲各國對抗共產主義的侵略，但拉丁美洲各國並不喜歡美國以老大哥的心態干涉各國內政，而且美國也缺乏與共黨實際作戰的經驗。而中華民國與共黨鬥爭的經驗以及政治作戰正是美國所欠缺的，所以當美國知道中華民國開始招訓拉丁美洲軍官傳授反共經驗與政治作戰之後，尤其是在雷根政府時期，便展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而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這段秘密合作關係，拉丁美洲各國並不知道，也就是說，當時中華民國扮演了類似白手套的角色，因為經國先生在與拉丁美洲各國來訪人員談話時從未提過美國的因素，但在與美國來訪人員談話時卻一再強調中華民國政戰學校的遠朋班對於協助美國後院的安全貢獻很大。

美國在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外交關係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從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以後，到 1981 年雷根政府改採堅定的反共立場以前，在這 10 年間美國對共產主義採取姑息的「尼克森主義」，而中華民國靠著賴以生存的反共意識型態，以及拉丁美洲反共軍事政權的支持，在外交困境中存活了下來。

王昇在《歷史巨人的遺愛—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紀念專輯》一書中提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人家以為中華民國就完了。所羅門（Richard H. Solomon）是季辛吉的助手，王昇曾經問他：「季辛吉為什麼對台灣這麼不好？」所羅門說：「季辛吉內心非常欽佩你們」王昇說：「是不是季辛吉在 Schedule（程序表）裡面，認為中華民國早就應該完蛋呢？」所羅門點點頭。季辛吉以為我國退出了聯合國，遲早是完了，台灣問題自然會消失，美匪關係「正常化」，一定馬上成功。所羅門說：「季辛吉沒有想到，台灣不僅僅沒有消失，而且日益強大」所羅門說：「季辛吉內心十分的欽佩，因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到今天，中華民國沒有亡，而且越來越強。」（黃天才，1988）

直至 1981 年美國雷根政府改採堅定的反共立場，中華民國與美國雷根政府形成了堅強的反共聯盟，由美國提供各種物質援助，而由中華民國提供反共經驗

與政治作戰訓練，共同在拉丁美洲打擊共產主義，維護美國後院的安全，直至1989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共產主義才逐漸走入歷史的灰燼。

在這段冷戰時期的外交關係中，美國維護了自身後院的安全，使拉丁美洲不至於遭到全面的赤化，阻止了國際共黨的企圖，並進而導致共產主義的崩潰。拉丁美洲國家雖然不喜歡美國以霸權的心態干預拉丁美洲的事務，但又必須依賴美國的援助才能發展，也必須仰賴美國的支援才能對抗共產主義的侵略，而為了對抗共產主義而來的美援，亦協助拉丁美洲國家紛紛走上民主的道路。

誰能為美國在拉丁美洲「分憂分勞」呢？美國及拉丁美洲的政要一再表示：「誰能做，誰就是拉丁美洲的友邦；誰能做，誰就是美國的患難之交。」中華民國能做嗎？答案是肯定的（經濟日報，1988）。我國的「農技團」、「漁技團」、「竹工隊」、軍事援助、政戰輸出，尤其是「遠朋班」的訓練，這些「農技外交」與「國防外交」的交相併用，不但促進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亦促使拉丁美洲的政治穩定。中華民國已贏得拉丁美洲各國的好評與讚譽，他們一再向美國表示：「中華民國很好，它是我們的道義友邦，我們應多支持它。」「中華民國幫助我們很多，請美國能多照顧它。」在我國這種真心誠意協助拉丁美洲友邦發展的情誼發芽後，拉丁美洲友邦也紛紛成為中華民國的代言人，替我國向美國發聲，而美國在拉丁美洲各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下，亦增進了對中華民國的支持（經濟日報，1988）。

美國國會議員一再指出：「誰能支持美國的中美洲政策，誰在華府的講話就有份量。」（經濟日報，1988）同時，一再暗示，要中華民國的「支持點」繼續擴大提昇。這就是美國的「利益外交」。中華民國在中美洲擁有很多正式邦交的國家，就是進入華府的最好跳板，亦是重新獲得美國支持的最近大道。

## 肆、結論

中華民國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到1975年先總統蔣公崩殂，加上能源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再加上1978年中美斷交，中華民國可以說是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美國名戰略家克萊恩（Ray S. Cline）曾說：「蔣經國最偉大的成就是引領台灣渡過了這個危機時期」（林大椿，1998）。這種危機感一直存在於中華民國全國軍民的心中，就如同國防部前部長俞大維所說的：「台灣防衛的最大關鍵仍在外交，不管打了多少次勝仗，最後如在外交上失敗，仍屬徒然」（郝柏村，2000）。

在王昇的內心裡，一直將外交看成是一個戰場（尼洛，1995）。所以為了在外交的戰場上求生存，中華民國翻開了世界地圖，尋求與我國意識型態相同的反

共國家結盟。此時，在拉丁美洲的駐外尖兵發出了警訊，並提供了可行的方法與建言。例如前述，嚴家淦以副總統的身份訪問拉丁美洲，緊接著，高階將領密集地出訪拉丁美洲，1974年賴名湯訪問中美洲四國，1977年陳守山訪問拉丁美洲12國，1979年賴名湯特訪拉丁美洲7國，1989年陳守山二度訪問中美洲三國等等，就是最好的證明。

陳守山從1977年6月25日踏上瓜地馬拉國土起，迄7月24日離開玻利維亞拉巴斯國際機場止，正好一個月。3人訪問小組旋風式的完成拉丁美洲12國的訪問，時間倉促，行程緊湊。白天訪問參觀，晚上檢討紀錄及準備第2天的訪問，經常凌晨兩點多鐘才休息，陳守山30天來繁忙勞累地完成此一軍事外交工作（劉鳳翰，2002）。

這種拼外交的精神也同樣發生在賴名湯的身上，1984年10月8日賴名湯上將住院，郝柏村特去探視，他的病情實際癌細胞已侵入骨部，故不能行走，而自認是感冒發燒，但自承數月前往薩爾瓦多，以帶病之身擔任特使，實在過於勉強而傷及元氣，亦或許使病情迅速惡化（郝柏村，2000）。我國的高階將領為了突破外交戰場上的困境，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令人動容。

中華民國在外交困境中，藉由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反共軍事政權結盟，在拉丁美洲協助友邦對抗共產主義，也為自己爭取了外交上的生存空間，同時維護了美國後院的安全，並在美國雷根政府時期，以維護美國後院安全為宣傳，獲得了與美國形成反共同盟的機會。中華民國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並與美國合作，共同在拉丁美洲打擊共產主義的侵略。對中華民國而言，與拉丁美洲的外交關係，除了突破外交困境之外，更讓自己重新贏回美國的支持，成為美國的盟友。這段歷史，在中華民國發展外交關係的過程中，應該是值得被紀念的。

## 參考文獻

### 一、檔案

《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典藏號：005-010303-00007-007，「民國七十二年蔣經國約見外賓談話紀錄（二）」

典藏號：005-010303-00013-011，「民國七十二年蔣經國約見外賓談話紀錄（二）」

典藏號：005-010303-00018-005，「民國七十四年蔣經國約見外賓談話紀錄（二）」

典藏號：005-010205-00030-022，「駐外人員上蔣經國函札（一）」

典藏號：005-010205-00155-035，「外交—駐外單位之外交部收電（十）」

典藏號：005-010502-00043-015，「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三十）」

典藏號：005-010502-00066-007，「蔣經國函札暨題詞稿（十）」

《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典藏號：006-010606-00028-007，「任行政院長時：函（五十九年）（二）」

典藏號：006-010704-00023-002，「任副總統時：嚴副總統六十二年訪中南美新聞剪輯」

典藏號：006-011000-00020-005，「嚴副總統言行錄第玖冊」

### 二、專書（集）、日記、回憶錄

郝柏村，2000。《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上）》。台北：天下遠見。

高朗，1993。《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1972)》。台北：五南。

高朗，1994。《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72-1992)》。台北：五南。

張其昀，1984。《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陳祖耀，2008。《王昇的一生》。台北：三民。

劉鳳翰，2002。《臺籍首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口述歷史（上、下）》。台北：國史館。

錢復，2005。《錢復回憶錄（卷一、二）》。台北：天下文化。

### 三、會議報告、媒體資料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1995年8月），頁438。

林大椿等，《感恩與薪傳》（台北：福興圖書，1998年11月），頁3。

國剛，《駐中南美地區使節會議報告暨厄瓜多最近局勢發展》（厄瓜多：中華民國駐厄瓜多商務代表處，1981年11月），頁7。

黃天才，《歷史巨人的遺愛—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紀念專輯》（台北：中央日報社，1988年2月），頁141。

美國雷根總統對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發展外交關係之關鍵作用分析

經濟日報，《台北到南京究應如何行走為最近？》（台北：經濟日報，1988年8月15日），版2。

（投稿日期：102年3月4日；採用日期：102年5月9日）